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六十三回 譚明經靈柩入土 婁老翁良言匡人

話說譚紹聞聽了虎鎮邦開言說是把他忘了，好不吃驚，及至徐聆下音，卻是送戲的話頭，才把心放在腔子裡。虎鎮邦道：「府上要行殯事，我一向在高郵，昨日回來，才知道了。咱是同城，又在一道街上，況且一向相好，怎的沒我一個職事兒？」譚紹聞道：「因虎將爺不曾在家，所以未曾乾動。」虎鎮邦道：「長話短說。我昨日回來，本街上有一道朝南頂武當山的鑼鼓社。他們如今生、旦、淨、丑、副末腳，都學會出場兒。聽說娘娘廟街盛宅有送的戲，難說咱一向相好，就不湊個趣兒，豈不叫別人笑話？他們情願唱幾天鬧喪的戲。諸事不用你管。若說戲錢，便是把他們當梨園相待，他們就惱了。都托我來說，料譚相公也不好推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他們這宗美意，又托將爺來說，豈有不受的？但只是不敢當些。」原來譚紹聞此時，一來是應允了盛希僑的戲，難以推諉第二家；二來欠虎鎮邦的賭債，也就不敢抗違，所以含糊答應允訖。

虎不久話已說明，起身辭去。譚紹聞送至衙門口，轉回家中，恰好尼姑法圓與母親講助經的話。看見譚紹聞進來，法圓忙打了合手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恰好山主你來了，我正與老菩薩講助經的話，超度老山主往升仙界，仗觀音慈悲，好過那金橋銀橋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事體倉猝，失備的極多，怕臨時照應不到。」法圓道：「山主好說哩。小徒叫我向你說，一向承山主多情，無可補報，一定要與老山主念兩天受生經，靈前送幾道疏兒。別的沒敢多請，俺是師徒兩個，南後街白衣閣妙智、妙通他弟兄兩個。」王氏道：「那兩個男人，怎好要他？」法圓笑道：「哎喲！老菩薩糊塗了，兩個也是女僧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說的是弟兄兩個麼？」法圓笑道：「他是師兄師弟。俺是曹洞，他是賈菩薩派下，原與俺不一門頭，但只是一個十九歲，一個二十歲，長的好模樣兒。俺的經棚，就搭在客廳前簷下，白日裡有客，俺在後邊替你老人家幫忙。晚上人腳兒定了，內眷燒黃昏紙兒，俺才去唸經，替你老人家超薦亡靈。還有普度庵裡智老師傅，他是臨濟派，也要來。准提閣惠師傅，也要來，他是一堆灰兒家。共六個人。」王氏道：「只是太乾動些。」法圓道：「我聽說，城隍廟王道官與鐵羅漢寺雪和尚，都動帖子請他們道友，說是與譚宅唸經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我卻一字不知，怎好勞動他們。」法圓道：「他兩下的，原是與魚市口錢有光家唸經鬥出氣來，說下要賭氣對經，情願來助經，僧道兩家賭武藝兒。若是像俺這女僧，雖然是四家祖師，卻合的很好，全沒有一點言岔語刺。只是虔心唸經，叫老山主免受十帝閻君的苦；保人家兒女興旺，錢財足用。就如打平安醮一般，俱是小響器兒，全不聒人。」

話猶未完，雙慶兒來說道：「紮彩匠王三麻子說，前日說的顯道神太高了，怕城門過不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憑他減了幾尺也罷。」雙慶道：「他還說少兩個美女身上衣服，要添兩匹綠綾子，四條縐紗汗巾兒。」

譚紹聞未及回答，蔡湘來說：「孔爺使人送墓志稿兒，還有一封書。」紹聞接來一看，乃是講填諱的話。吩咐道：「叫王中留來人吃飯。」蔡湘道：「王中害眼，疼的當不的。」王氏道：「偏偏忙時會害眼！」

又只見一個老婆子進來，向王氏磕頭，道：「譚奶奶好。」

王氏道：「不認的。你是那家來的？」老婆子不暇回答，笑道：

「看好，姑夫也在家哩。」因向王氏道：「我是巫奶奶差來的，叫問譚奶奶好。還有一句話商量：這裡事忙，本不該說請俺姑娘回家，只是今晚關帝廟唱戲，說夜間要耍火獅子，才是出奇哩。今晚回去看看，明日就送回來。不知譚奶奶叫去不叫去？」巫翠姐聞聲，早上堂樓來，問道：「老謝，誰叫你來了？」

老婆子道：「俺奶奶叫我來接姑娘。前日孟玉樓與你丟下四朵大翠百鳥朝鳳花兒，一對珊瑚配綠玉鯉魚臥蓮花兒。奶奶說，等姑娘看中了，要他；看不中時，再遭還叫他拿的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俺家這樣忙，你家還叫你去看戲哩。」巫翠姐道：「看戲倒不打緊。我前日對老孟說，叫他比著南院蘇大姐珊瑚花拈一對，不知他拈來的如何，我心裡卻想去看去。明日就回來。」

法圓道：「您都是前世修來的享福的人，憑家下怎的忙，這小菩薩是不用動手的。況且今日去明日就來，也耽擱不了什麼事體。」王氏道：「叫他在家也是閒著。」巫翠姐見母親許了，便道：「娘，我住三天罷。」王氏未及回答，雙慶又來說：「南馬道張爺，引的舊年刻《陰鸞文》的刻字匠，說要加人，連利刻字哩。」紹聞須得到軒上，與張類村說話。翠姐略勻晚妝，王氏叫鄧祥套車，老謝與翠姐坐上，法圓也要趁車兒坐，一同去訖。

到了次日，貂鼠皮一班兒講竹馬兒送殯，譚紹聞因一向同賭之情，不便推卻，聊且應允。一聲謠出，一連數日之內，也有說跑馬賣解送殯的，也有說紮高抬送殯的，也有說拉旱船送殯的——下文再詳注姓名。紹聞都胡亂答應了。

到啟柩前五日，夏鼎早來，以護喪大總管自居。滿相公搭棚掛燈，辦理桌椅傢伙等件。王隆吉係內親，管理內務，職掌銀錢。又過兩日，巫家內弟來送姐姐，王氏留下管理答孝帛。

家人雙慶、鄧祥等各有職事。

可憐王象蓋，此時正要竭盡心力，發送老主人入土，偏偏的病目作楚。心裡發急，點了賣當的眼藥，欲求速愈，反弄成雙眼腫的沒縫，疼痛的只要尋死。坐在舊日放戲箱屋裡，一寸微明也不敢見，將門關了，窗兒遮了，兀自疼痛不休。又加上心上慘戚，惟有嗚嗚的暗自痛哭。愈哭愈腫，愈腫愈疼，不得已竟是不與其事了。所可幸者，王象蓋病目大甚，諸事不見。

若在靈前，見那唱戲、跑馬等胡亂熱鬧光景，又不知要與少主人有多少抵牾哩。

到了開甲之日，行啟柩大禮。論起紹聞本非匪人，只因心無主張，面情太軟，遂漸漸到了下流地位。今日柩前行禮，觸動本心，一場好慟也。行禮已畢，坐苦塊間，拄杖受弔。

只聽得一個人哭將進來。從人將祭品擺在桌上，那人拈香奠酒行禮，放聲大哭，極其悲哀。紹聞也哭個不住。眾人都來驚視，你道是誰？卻是舊日管賬相公閻楷。原來閻楷回家，發送了嚴慈入土，領了本村一家財東資本，在山西及鄭州大發財源。今日進省發貨，要來舊東人家探望。恰好遇見老東人歸窆之期，遂辦了一桌厚品，封了八兩贖儀；到了靈前，想起老東人作養教誨之情，好不傷感，所以號咷大慟。

收淚已畢，夏逢若便讓客進棚。閻楷道：「我在此處，不敢作客，情願任個職事，效個微勞，盡我一點心兒。臨時執紼臨殯送了大爺入土，我好再去辦己事。」譚紹聞稱謝不已。夏逢若道：「現今職事，各有掌管，惟有弔喪之客，祭品，贖儀，恐筆下疏漏。閻哥你任了這事罷。」閻楷道：「清理賬目，本是我舊日勾當，我就情願辦這個事體。」自己遂坐了東簷下一張桌兒上，單候弔客，清寫祭品贖儀之事。

少時，果然賓客填門。席面款待，答孝帛，拓散行狀，都不必細述。一連幾日，俱是如此。雖說轟轟烈烈，原不寂寞，但只是把一個累代家有藏書、門無雜賓之家，弄成魑魅魍魎，塞門填戶，牛溲馬勃，兼收並蓄了。

閻楷於眾役之中，留心物色，只單單少王象蓋一人。暗問雙慶，方知王象蓋病目欲瞽，在後院一個小房避明哩。到了晚上，閻楷登賬之几案，便是法圓唸經之善地。街上兩棚梨園，鑼鼓喧天，兩棚僧道，笙歌匝地，各人都擇其所好，自去娛耳悅目。閻楷令雙慶兒提個小燈籠兒，向後小房來探望王象蓋。

這王象蓋聽得腳步響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閻楷道了己名。王象蓋摸住閻楷衣袖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只是一個哭得不止。閻楷也忍不住淚珠闌干，說道：「慢慢的細說。」王象蓋徐徐說了幾句話兒。閻楷便叫雙慶兒：「尋一張小牀兒，我今晚也在這裡歇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你的行李哩？」閻楷道：「在祥興行裡。」閻楷白日照職理事，到晚上就與王象蓋祥訴衷腸。即遣跟的伴當，送信到祥興行裡，說過了幾天，才回去。

到了歸窆之日，王象蓋一心念主人情重，勉強跟定閻楷，雙慶攙著，從衙門口轉至大門，到了廳中。譚紹聞見了王象蓋雙目腫

的無縫，恰如簪者一般，遂說：「你眼這樣兒，在後邊罷了，來此做甚？」王象蓋大慟，只說一句道：「我來送送大爺。」此時孝幔已撤，惟有一具棺材，麻索遍捆，單候那九泉路上。王象蓋強睜病目，看見這個光景，痛如刀割，放聲大哭。

後邊孝眷聽的起靈，一擁兒哭上前聽來。雙慶扯住王象蓋，令其躲開。少時一班兒抬重的土工，個個束腰拴鞋而來，好不嚇煞人也。兩個家人，攙定一個麻冠斬衣的孝子，直如拉麵筋一般，拖出街心，朝門跪著，仰天拍地的痛哭。德喜兒也抱定興官兒，斬衰小杖，哭著候嫡母孔慧娘出靈。

果然個個都帶慌意，人人俱動悲情。

猛然間，只聽得——

槓夫一聲喊，黑黝黝棺木離地。孝眷兩隊分，亂攘攘哀號動天。打路鬼眉目猙獰，機發處手舞足蹈。顯道神頭腦顛預，車行時衣動帶飄。跑竹馬的，四掛鸞鈴響，扮就了王昭君出塞和親。耍獅子的，一個繡球滾，裝成那回回國朝天進寶。走早船的，走的是陳妙常趕船、於叔夜追舟，不緊不慢，恍如飄江湖水上。綁高抬的，綁的是戟尖站貂蟬、扇頭立鶯鶯，不驚不閃，一似行碧落雲邊。崑腔戲，演的是《滿林笏》，一個個繡衣象簡。隴州腔，唱的是《瓦崗寨》，一對對板斧鐵鞭。一百個僧，披袈裟，拍動那鑊銅鈸，聲震天地。五十雙道，穿羽衣，吹起來葦管竹笙，響遏雲霄。級糊的八洞仙，這個背寶劍，那個敲漁鼓，竟有些仙風道骨。帛捏的小美人，這個執茶注，那個捧酒盞，的確是桃面柳眉。馬上衙役，執寶刀、控離弓，乍見時，並不知鑲嵌是紙。槓上頭夫，抬金箱、抬銀櫃，細審後，方曉得髭髻非真。五十對彩傘，滿綴著閨閣奇巧。十二付輓聯，盡寫著縉紳哀言。兩張書案，琴棋書畫擺就了長卷短軸。一攢陰宅，樓閣廳房畫定的四戶八窗。鹿馬羊鶴，色色都像。車馬肩輿，件件俱新。香案食桌，陳設俱遵《家禮》，方弼方相，戈盾皆准《周官》。三簷銀頂傘，罩定了神主宗祏。十丈大布幃，遮盡那送葬內人。

沿街上路祭彩棚，阻道供桌，擁擁擠擠，好不熱鬧。

靈輻過去，有幾個老頭兒歎道：「譚鄉紳好一個正經讀書人，心地平和，行事端方。如今他的公子，就萬萬不勝了。」

也有門樓中、牆頭上婦女，看見孔慧娘靈車，說道：「譚家小娘子，極其賢慧。可惜好人不長壽，也是那譚相公福薄。」

不說那街談巷議，各施品評。單說靈輻出了西門，到了墳上。胡其所分金調向，滿面流汗，四肢俱忙。各禮相贊成了程嵩淑祀土、婁樸點主的大禮。焚冥器，下志石，封土圓墓，直到城門夕封之時，剛剛草率辦完，眾人方才一擁兒回城。

到了次日，閻楷要起身，辦理自己生意，將祭品禮簿交明。紹聞挽留不住，只得任其去訖。閻楷又到後房裡與王象蓋說了幾句話，王象蓋不肯叫走。閻楷又少留一會兒，自回祥興號照料行李。

過了三天，事已各完。譚紹聞將弔簿逐一細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閻楷祭品一桌，賻儀八兩。

盛宅豬一，羊一，祭品滿案，賻儀五十兩，喪戲一台。夏逢若雞一隻，賻儀三錢。

泰隆號孟嵩齡、吉昌號鄧吉士景卿雲、當舖宋紹祁、綢緞鋪丁丹叢、海味鋪陸肅瞻、煤炭廠郭懷玉共綾幃一樹，豬羊祭品，賻儀二十兩，路祭阻道彩棚七座。

王經千折儀二兩。

張繩祖、王紫泥各折儀三錢。

王舅爺豬羊祭品，賻儀十兩。

滿相公禮二錢。

巫大爺豬一，羊一，油蜜樓一座，油蜜牌坊一架，海菜二十四色，果品二十四色，熟品二十四色，素錦帳一樹，挽言一聯，賻儀二十四兩。

巴庚、錢可仰、焦丹各折儀三錢。

地藏庵范師傅疏二道，紙禮二分。

胡其所師徒共禮錢二錢。

姚杏庵禮二錢。

孔爺豬一，羊一，祭品一案，素帳一樹，挽言一聯，東廂房靈前羊一，祭品全案，賻儀六兩。

程爺嵩淑、張爺頰村、蘇爺霖臣共羊一，祭品一案，賻儀六兩，祭文一紙，挽言各一聯。

虎鎮邦禮三錢，喪戲一台。

保正王少湖禮一錢。

上號吏錢萬里禮二錢。

林騰雲禮五錢。

賈李魁紙禮一分，送高抬故事四架。

鮑旭禮一兩。

管九宅折儀三兩。

劉守齋折儀一兩。

刁卓、白鴿嘴、細皮鯉各分賞五十文，送跑馬賣解、軟索繩仗共男女十二人。

雪和尚疏二道，紙禮二分，經棚三日。

姚門役禮二錢，送旱船二隻。

城隍廟王道官疏二道，紙禮二分，經棚三日。賁浩波禮五錢。

王二胖子、楊三瞎子、閻四黑子、孫五禿子共禮錢四百文，送竹馬八人。

薛媒婆紙禮一分。

榻子眼豬首一付，禮錢二百文，祭孔姑娘雞一隻。婁宅豬羊祭品，輓詩綾款二幅，賻儀十二兩。周宅小舅爺賻儀六兩，祭品一案，墳上週太太墓前祭品一案。

惠先生禮二錢，挽言紙聯一付。

鄧汝和禮三錢。

馮三朋、魏屠子、張金山、白興吾共分賞二百文，送獅子回回十六人。

談皂役禮三百文，孝帛自備。

劉豆腐禮五錢。

哀勤學、韓好問、畢守正、常自謙共禮錢四兩。其餘凡街坊鄰舍祭品奠儀，筆筆無遺。譚紹聞逐一查明，內有該設席酬愛的，有該銀錢開發的，有該踵門叩拜的，按項周密酬謝。請席俱是夏逢若伴東。因末一日，請的有刁卓，夏逢若自覺見面不雅，推故躲去。

酬客已畢，尚有點主、祀土大賓未謝。從新另置幣帛表禮，踵門叩謝。

到了程嵩淑家，收了茶葉一封，餘俱璧回。

又詣北門婁宅往謝，婁宅也收扇子一柄，餘俱璧回。即午款留，譚紹聞再三以服色不便為辭，婁樸道：「本係通家世好，無事過拘。且留世兄之意，原是家伯吩咐的。即請家伯出來，少敘片刻何如？」紹聞道：「久疏老伯尊顏，理合瞻依，就遵命請見。候

師伯內轉，弟仍要急歸，料理冗雜餘務。」道言未已，早聞屏後嗽聲，婁樸急趨後往迎，說道：「家伯來了。」

譚紹聞恭立相候。只見婁樸同婁樗攜出一個龍鍾老叟，譚紹聞便欲行禮，婁翁道：「不消，不消，老頭子家不能答禮。」譚紹聞只得遵命。婁翁喘喘的在西邊坐下。譚紹聞道：「師伯身上康健，小姪少來請安。」婁翁道：「譚學生長成了，果然與你爺爺漢仗相仿。好！好！好！我聽說學生今日要來，我對樸娃說，叫留下，與你說句話。我老了，話兒或是中用的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師伯教訓，小姪敬聽就是。」婁翁道：「我聽說你近來乾的事不大好，我心裡很不喜歡。不說你跟第二的讀過書，是俺家徒弟，但我是領了你爺爺的教，才弄的有點墨兒。我今兒聽說你很不成人，我若不告誦學生幾句正經話，我就是沒良心的人。您是有根基的人家，比不得俺這莊農人家。你若是有志向上，比人家上去的快；若還下了路，比人家聲名分外不中聽。我說的休惹學生厭煩。」譚紹聞滿面發紅，應道：「師伯見愛，諄切教訓，焉敢厭聽。」婁翁道：「我是個村莊農人，說不上來什麼巧話兒，我就把你爺教訓我的話，我常記著哩，今日學與你聽。我當初在您那蕭牆街，開了個小鋪兒，年輕時好穿兩件時樣衣裳，並不曾吃酒賭博。你爺爺看見，就說我一心務外，必不能留心家計。又說：休把過日子當成小事，弄的窮了，便無事做不出來，尋飯吃還是高品哩。學生，你休把你那肥產厚業，當成銅牆鐵壁，萬古不破的。今日損些，明日損些，到一日喇的一聲倒了，就叫你沒頭兒撈摸。我是七八十歲將死的人，經的多了，人的話是口裡話，我的話是眼裡話。」

世上那些下流人，究起他的祖上也都是像一個人家的。若早已不像人家，誰家還拿著閨女與他做老婆？便早已斷了種，何至還有人丟丑呢？」婁樸見伯父出言太重，說道：「伯回去罷。」恰好婁翁一陣咳嗽起來，也不能再說，起身回去。依舊弟兄兩個攙著，還哼哼的不住自己說：「好話，好話，值金子的好話。」漸漸的咳回後宅去了。

婁樸回來道：「家伯年老，未免語言重些，世兄只領略家伯的意思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咳！我若常有這位老人家說重話，我未必不與世兄並驅，何至到這上不下下地位。只因先君見背太早，耳少正訓，遂至今日與世兄相判雲泥。」婁樸道：「世兄果不嫌家伯語重，何難回頭是岸，萬不可面從腹誹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世兄視我為何人？我豈土木形骸，不辨個是非麼？我今日還要吃世兄的飯，世兄再賜良箴，方徵世誼盛情。」

婁樸道：「先生在館陶捎來家書，沒一次沒有叫弟勸世兄一段話說。我取出書來你看。弟見世兄浪滾風飄，又怕徒惹絮聒。」

今既彩及葑菲，敢不敬獻芻蕘。」婁樗出來，飯已就熟，三人同案吃訖。婁樸婉言巽語，直說到日色下春。紹聞道：「可惜居住隔遠，若卜居相近，未必無蓬賴麻直之幸。」

日已西墜，紹聞告辭，口口說的是改過自新話兒。婁氏昆仲，送出大門外，紹聞自行回家。

有詩單言婁氏父子伯姪，俱以紹聞為關心的好處：

世誼鄉情一片真，弟兄父子各肫肫；

此生能遂遷居願，何惜萬金結德鄰。